

諸位親愛的同學，大家好！我們接著看福報結勸「三善根」的部分，不貪、不瞋、不痴，不痴是「受寵若驚」。我們說有智慧都能用因緣來看待事情，我們受到特別的恩寵，都應該有所驚畏，不是只有高興，還要有敬畏的心。因為我們能受到重用，也是父母的教育、很多人的付出，我們戰戰兢兢，生怕有所閃失，尤其位置愈高，責任愈重，因果愈大。在《彙編》當中，我們看三百六十九頁，「榮寵之及，雖分所應得」，雖然是本分中所應得，也盡心竭力了，但是還是要「知幾知足」，要知足感恩，而且要知道進退，這些幾微之處要戰兢惕厲，都是要感覺到自己的能力唯恐不足，所以「若驚若懼之意」。而且老子提醒我們，「蓋福兮禍所伏」，福報現前的時候，可能災禍也在其中，所以禍福相倚。我們看到近代為官者，包含企業、團體發達，最後銀鐐入獄，最後家破人亡，還不在少數，這個就是不懂得受寵若驚，不懂得怎麼處富貴之道。所以「日中則昃」，太陽到日當中慢慢就要降下來了，「月盈則缺」，這是自然之理。所以能夠保持的，那鐵定謙受益，六爻皆吉。「至於君上，恩如天地」，事君要如天，假如不實實在在的來報恩，那我們為人臣怎麼安得了心？所以要盡心才能對得起良心。真正面對寵愛，要戰戰兢兢。

我們舉具體的例子來看，三百七十頁，「周成王封伯禽」到魯國，就是現在的山東。本來是周公受封，但是要輔佐成王，所以是他的兒子伯禽去上任。周公就勸諫兒子，不要因為你當了魯國的國君而驕傲他人。我有聽聞，「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要以恭

敬自我來修持，才能夠真正保有這個榮耀；「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土地非常廣大富裕，但是要能自守自持以節儉為道，才能安寧，一奢侈就保不住了（我們看百大富翁這些變動都很快，其實都忽略了這個道理，是很難長久保持他的地位、富貴的）；「祿位尊榮，而守以卑者貴」，他的地位尊榮，很高，能夠卑下，謙沖自牧，這樣才真正顯得高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人民眾多，軍隊強盛，但要能以敬畏之心來自持，才能真正勝利，驕兵就必敗；明智通達，「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縱使天分比較聰慧，但是能以愚昧自持，這樣能真正得益，自己覺得自己還不足，才能再用功提升，而且也是大智若愚；「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博聞，學問很廣博，又記憶力很好，能夠以淺薄自守、自持，這樣能更廣博。這上面六守，「皆謙德也」，而且我們看到都是有過於人之處，但是都守謙德。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一不能謙卑，就不進則退了，俗話說敗相已露。接著說到，「天道毀滿而益謙」，我們看到剛剛說的日中則昃、月盈則缺，這個都顯示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我們看這個就像水滿了就流向低處；「人道惡滿而好謙」，處世之道都是厭惡驕傲自滿，而喜好謙虛的人。所以「子慎毋以魯國驕人」，要慎。其實這個就讓我們回想，這為一國之君，就如《孝經·諸侯章第三》說的，「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不驕傲才行；要滿而不溢，得要生活有規律，要懂得節儉，不玩物喪志、玩人喪德，才能長守富也。

「今學者，誠能繹思此訓」，當今的學者，真的能夠好好的探究思惟這六句，這樣「驕心傲氣，無自而生」，真正明白道理了，人也不肯障礙自己的德行跟福報。所以理得心安，知難行易，真正明白道理了，他絕對不願意做。但是要真正完全通達不容易，就像

真正明白因果，時時刻刻不懷疑，他警覺性會非常高；我們還沒達到完全的知道、相信，多少還是會有僥倖的心、苟且的心摻雜裡面。所以是真明白了，不願意再這樣自我糟蹋了，這無自而生。「而榮寵之加，時有若驚之意矣」，真的得到榮寵，都是驚畏，戰兢惕厲的態度。而我們看學習的人，尤其後面講的「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我們現在在道德學問當中用功，這兩句給我們很好的提醒，要懂得大智若愚，懂得謙卑低下，能夠自卑而尊人。而人時時察不足，他才能時時好學；人自我標榜，前面講的炫己長，自尊自滿，那就很難再進步了。而事實上，應該是愈學愈知不足，愈學愈覺得活到老學到老學不了，這個才是學的東西有入心，就會有這種感悟。學著學著會傲慢，那是因為學的時候，學東西多變成一個增上慢，覺得自己多了，然後傲慢的習氣因這個緣就調動起來。蕩益大師就提醒，「學問愈多，我慢愈熾」，熾熱、熾盛起來了，我慢愈熾；「習氣愈長，去道愈遠」。「惟益多聞」，就覺得好像多聽聞、多記，我就是進步很多了，這樣會「增長我見」，自己都很懂、很厲害了，增長我見，「可懼也」，這個懼就是可能走偏了，把自己的慧命可能都給斷送掉了，這個值得我們警惕。尤其俗話又說文人相輕。假如真正把道德、文章領納，應該愈學愈懂得禮敬諸佛，不應該去輕慢別人，所以文人相輕，那也是真正這些道德、文章沒有入心。所以這些話語，對於能夠反躬自省的人都有受益處。

我們看到歷史當中的一些典範，會很受觸動。唐朝岑文本，他都「拜中書令」了，這很高的官職，但是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反而「有憂色」。他母親就問他為什麼？岑文本就說：「我又不是建立很大的功勳，又不是皇帝的老朋友，這樣得到特別的榮寵，位置又那麼高，權力又大，所以才憂懼。」結果就告訴來祝賀他的客人

說：「我今天只接受弔唁，不受祝賀。」宋朝王旦，後謚封文正，這謚封文正都是很高的品德功業。他晚年官愈做愈尊高，後來還出使朝鮮。在皇宮中還可以乘大車，然後「出都門」，出國都的門，百官還給他餞行，然後都讚歎他得到榮寵。結果王旦說：「我有益於國家什麼呢？所以受到這樣的榮寵，只覺得反側不安。」就是睡也不安穩，確實都是戰戰兢兢的態度。司馬溫公跟他的姪子寫信說到：「最近蒙受聖恩，擔任門下侍郎（這是副部長的官職），整個朝廷嫉妒的人不少。而自己的性情是愚鈍憨直，處在這個官場上，就好像一個枯掉的黃葉在很大的風中飄蕩，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墮下來了。所以接受這個任命以來，只有恐懼，沒有歡喜。」然後提醒他的這些後輩，應該好好明瞭這個意思。

這三位歷史名臣都是受寵若驚的榜樣。而岑文本他說是接受別人弔唁，這個也是有歷史典故，有進一步說到。過去在春秋時候「孫叔敖為令尹」，相當於宰相，有一個老人在他榮登宰相，人家是去祝賀他，結果一個老者穿著喪服去給他弔唁。當下客人也好、主人也好，一般會非常的驚愕。可是孫叔敖他恭敬老人、恭敬他人是從骨子裡透出來的，而且也確確實實，他得到這樣的恩寵也並沒有高興。不然，假如很高興，突然看到人家穿喪服來，他會覺得給他帶來晦氣，很可能就很生氣了。所以很多時候境界現前，都考我們真實的心地修養。可是孫叔敖卻很恭敬的請教他，來一定是有什麼要很好的教導我。這個老者就提醒他：「身以貴而驕人者，民去之」，處在高貴的位置而對人民很驕傲，人民會拋棄他；官位高但卻擅權，君王會厭惡他；俸祿已經很厚而不知足的，憂患就會出現了。進一步又請教他，他又說，「又曰：位益高」，位置高，存心要愈低下；官做得愈大，存心要更謹慎小心，甚至是感覺自己位愈卑微、愈渺小；俸祿已經很優厚了，而謹慎不敢隨便濫取。你只要謹

守這三點，就可以把楚國治理好。孫叔敖聽完這個老者的話，馬上恭敬的說：「敬受命。」恭敬領受他的教誨，後來楚國果然大治。所以岑文本先生在他被封中書令，他就想到這個典故來提醒自己，而這個典故確實是居高位的人守身、守貴之道。

下一個例子提到宋朝的盧多遜，他剛拜參知政事，是很高的官職，結果他的衣服、器用就慢慢奢侈起來。他的父親愀然曰，父親很不悅，說「吾家世儒素」，我們歷代家風都是效法儒家的操守，你現在富貴起來了，怎麼變成這樣？「未知稅駕地矣」，稅駕地，就是不知你未來的歸宿怎麼樣，其實已經鄭重提醒他。「多遜不念父言」，最後還是敗亡。我們看到，他不聽父親的話還是德不足。德不足，又有財、又有權，很難不偏掉，所以縱使能處到高位，還是很難保住晚節。所以我們看，不管是現代這些為官，或者做事業，敗亡的，很可能還是因為不聽父母勸，進而不聽老師勸。而事實上，我們所看到的事例多為為官者。好像我們這一生也沒有要走仕途、仕宦之路，而事實上各行各業都應受寵若驚。甚至於我們走的弘揚漢學的路，其實得到的讚歎、寵愛、照顧、事奉，有可能還高於為官者、做事業的人，更是要真的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為官職愈高，他假如做錯一件事，影響的面就非常非常大，這個因果非常重。就像我們前面有提到婁師德，也是很有德行，當了大官，但是誤殺兩個人，還是減壽十二年，這個是傷了人家的生命。

在《道德叢書》第十四冊有提到，淳熙年間，有一個官員叫林機，他所從事的是給事官，應該跟管理國家的糧食有關。他的太太是王少卿的姪女，他太太有一天剛好在娘家，一早起來就哭著說：「林家要被滅了。」王少卿（應該也是個官員）就問：「為什麼妳這麼說？」她說，剛剛在夢中夢到穿著紅衣的，應該是天神，他持著上天的符說到，林機討論國事損害到人民，所以下旨要滅他們家

，天神拿的那個天符好像還在她的眼前。她叔叔就寬慰她，這個夢不足憑，不足以為憑證，不要太難過。早飯吃完了送她回林家，就問林機，王少卿就問林機：「最近有哪一些奏章報皇上？」林機就說：「四川饑荒，奏報要請撥米十萬石來賑災。結果皇上已經同意了，然後我就提議，因為米數量太大，而四川的路又不好走，所以就封還敕旨，封還皇上這個旨意，然後請求查實以後再把米糧送過去。」結果皇上又跟宰相說：「去四川往返萬里（來去就萬里），如果等到查實之後再報回來，已經來不及了，不然先一半去吧。」可見皇上是念著老百姓饑荒可能會餓死人，趕緊送，不然先送一半吧。這已經是皇上最近下的旨意，那等於是都扣在他這裡。結果王少卿聽完了很驚愕，沒多久林機就病死了，兩個兒子相繼死亡。然後，因為他絕後了，還以他的近親來做他的子嗣，古代覺得絕後不好，又過繼親戚的小孩給他，也養不活，也死。所以他這個罪業造得太大，真是絕後的報。

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假如下的一個決定不妥，造成百姓嚴重的死傷，官員也是要負責任的。所以我們看因果，現代也會看得很清楚，地位高的人決策錯了，報應很快；公眾人物做錯了，影響社會風氣的面太大，報應也很快。而我們從事於漢學的弘揚，假如我們，像這裡講的，不聽父親的話，自己名氣大了、口才又好，善知識的話、師長的話、道友的話都聽不進，最後很可能誤導一大片人的修行，斷了不少人的慧命，這個就罪報非常非常慘痛了，因為斷一個人的慧命都比殺一個人重，更何況是影響一大片的人。所以這些例子、事理，其實對我們走弘揚文化的路，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更感受到孝親尊師這個根基的重要性，不然在現在這樣的風氣之下真的立不住。

而且我們這個時代法弱魔強，我們的念頭一思名聞利養、貪瞋

痴慢，只要細微的念頭開始發展，魔就加持。魔也在跟佛菩薩都在搶人，正法很缺人，所以一發心，佛菩薩加持很明顯；但是只要念頭偏掉，要加持加持不上，這個時候魔就得其便。所以我們了解這些情況，真的是要戰戰兢兢，克念作聖，不能掉以輕心。成德在這十多年，跟隨師長從事傳統文化弘揚工作，當然自己也做得不好；而也留心到，我們這一代人確實是根基比較淺，孝親尊師很難時時提起；而真正產生傲慢貢高、自以為是，幾乎沒有能夠勸得回來的，就算師長親自勸，也不容易了。所以老人家才感嘆，跟他十幾年、二十幾年，遇到財色名利也禁不起誘惑。老人家慈悲寬恕，說不能怪他們，因為都是沒有從小扎根。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經文，更要高度警覺，我們根基不牢，又可能要承擔責任、使命，更要有高度的警覺性，更要有家文化、有善友為依的護持，更要有受諫的態度，真的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們接著看最後，結勸裡面的布施：

【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

這個經句，分析得也很透徹。我們看「施恩求報，則貪心未忘」，這個都是從心源隱微處默默去修正，有這個念頭，貪還沒有放下。「與人追悔」，這個吝嗇的心還沒有化掉，「貪而且吝」，這是君子所不為也。又引《金剛經》，「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應無所住就是不能在做的時候有那個求果報的心、求人家讚歎的心，這都有夾雜了。「又曰，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我們一看到《金剛經》，也要高度重視，因為我們觀察釋迦牟尼佛的言教跟行持，對於我們學佛非常重要。老人家常說，學佛就要學釋迦牟尼佛。你要認識釋迦牟尼佛，你才不會學偏，因為他是本師，根本的老師，所有他的言教就是準繩。所以要依法，依佛的

教誨；依法，不是依現在的人。而他老人家所做的都有很重要的表法，比方說三衣一鉢，表的就是安貧樂道；比方結夏安居，也是表示弘法之人也要有靜下來反思靜修的時間；包含出家前跟僧團的人一起住，僧團的人都同意了再給他出家，這才緣比較成熟，對他來講，他也慢慢熟悉了，清楚自己有沒有真正下這個決心，要走這個路。很多做法都非常符合情理，包含僧團選出來的執事，每一年總辭，重新再選。第一，總不能都讓那些人辛苦；第二，每一年總辭是規矩，有不適當的人，他自然總辭掉，人家也不選他了，也不會好像在團體裡要針對誰、要處理誰，這樣容易造成失和、造成衝突。透過這個制度，自然不適任的人，團體再選不選他；真正做得好的人，還沒有其他適合的人才，也可以再推選他。

所以老法師說，學佛學釋迦牟尼佛，我們得要會看釋迦牟尼佛表什麼法。你看《華嚴經》最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都是表法。而佛陀一生弘法我們也要觀察，他五時說法：一開始華嚴，再來阿含（阿含講了好多年），接著是方等，接著是般若，再來是法華涅槃。而在大乘般若之前講了二十年，打基礎。般若講了二十二年，幾乎佔了四十九年的一半，顯然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所以般若為眼，五度如盲，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像盲，看不清楚，般若為眼，是智慧。所以布施裡面有般若才叫布施波羅蜜，持戒裡面有般若才是持戒波羅蜜，布施裡面沒有般若，那只是世間輪迴的福報邊事，都在輪迴中。所以般若重要，而般若的精華就在《金剛經》中。一看到《金剛經》，重要！「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而生其心」，這個才是般若。假如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就沒有般若，就只是世間的福報而已。

接下來進一步還講，「由此觀之，人能以財濟人，內不見有能施之我、外不見有受施之人、中不見有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

一心清淨，則斗粟稱無涯之福、一文消千劫之災」。「若微有求報之心」，稍微有，清淨心就沒有了。所以讓我們想到梁武帝問達摩祖師，他建了四百八十所寺院，幫助幾十萬人出家，朕有沒有功德？達摩祖師說並無功德。因為他有求報之心，求人讚歎，沒有清淨心，只有清淨心、真心才有功德。而且福修得再大，六祖惠能大師說，生死大事，福不能救，福沒有辦法幫我們出離生死、出離輪迴，只有功德才行。「雖施黃金萬鎰，終不圓滿一心之量也」，所以這個要無求的心才是圓滿，有求的心，再多也只是半滿、不是圓滿，是半善、不是滿善。「至於追悔二字，尤人生大關鍵處。惡事追悔之，則將來惡念漸止；善事追悔之，則將來善念不生矣」。人而施與後悔，不如不施不與還比較好一點，因為一後悔，可能斷了他後面為善的心。

我們常說福田心耕，接下來佛經當中所講、所譬喻的這些道理就非常具體。世間人都想著要倉庫當中擁有五穀，而且每一年都不缺，那該怎麼做？必然要取穀麥種子去種，然後「牛犁耕田地而種之」；不種，慢慢也會吃完，這個道理自然是如此。而佛法裡面也跟這些大自然的原理原則是相同的，我們說萬法因緣生，耕農是這樣，修學佛法亦是如此。所以，「以孝心、悲心、敬心為種子，以衣食、財帛、身命為牛犁，以父母、貧病、三寶為田地」，父母是恩田，貧病是悲田，三寶是敬田。所以為田地的話，「有佛弟子，欲得藏識中百福莊嚴」，我們在阿賴耶識當中畢竟是要修因得果，因為我們的自性圓滿智慧還沒有彰顯，那就得靠自己修因得果。所以「百福莊嚴、生生無盡者，須運悲敬孝心，將衣食、財帛、身命，敬養供給於父母、貧病、三寶，名為種福也。不種，即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謂種福之田，如彼種穀之田」，所以才稱為福田。種福田，在這一段分析，我們就很清楚了。

「布施有三，有法施、有財施、有心施」，一般我們也說財施、法施、無畏布施。「種種方便勸化教導人，謂之法施，最為上善」，因為它影響得深、影響得遠。「財施，謂種種錢財布施」，包含體力、經驗，內財布施也算。「心施者，窘於無財」，自己也困窘沒有錢財，但是「心念惻然思以濟之」，就是雖然沒有錢、沒有財物，但是內心非常憐憫，希望能幫助他，這也算是布施。所以我們善用其心，則能成就勝妙功德。這個是『施恩不求報』。

我們看三百八十頁，這個故事大家應該就比較熟悉了。這個女子入寺，她身上只有二文錢，「物薄而心甚真」，所以住持親自幫她懺悔。後來入宮富貴，攜數千金來布施，主僧只叫他的徒弟來迴向。這裡可貴的是，這個女子還是有善根，她有請教。一般她富貴之後，假如心性愈偏愈大，她可能生氣，可能會降罪於這個佛寺。成德想，這一位住持應該也是修行境界高，他可以洞察機緣，藉由這個進退，護念這一位女施主的道心。所以就來藉這個機會點提醒她，妳現在物雖厚，心不切，讓我的徒弟代幫妳做懺悔就可以了。所以，「行善種德，至心為上」，真心是最重要的、最可貴的。「若一轉念，即不如初念矣」，更何況追悔！施，那個心最重要了，沒有那麼虔誠，力量就小，更何況還要把它追回來，那就更沒有善根了。

我們再看後面一個故事，對我們提醒也很大。這個于鐵樵說，「禽獸猶知報德，焉有人而不感恩之理？不知最難堪者德色」。什麼是德色？就是我們去施恩德，可是顯得傲慢，讓人家很不舒服。「德色一露，感者生慚」，他覺得好像抬不起頭，「慚化而怨生」，慚愧慢慢慢慢化掉之後，怨就生起來了。舉了個例子，過去有官吏曾救一個人的命，這個人愈來愈富有，而這個官員反而貧窮了。剛好有一天過這個人家，全家都出來拜謝他，留他吃飯，還喝酒，

對他很恭敬。結果這個官吏喝醉了，就很大聲的說：「你假如不是靠我的力量，你怎麼會有妻子、婢僕，還有目前所見的這些，哪一樣會是你的？現在你富有了，我反而貧窮，這什麼道理？」發牢騷了。講完，這喝醉了，就睡在這個人家裡。結果這個人家就開始算計，說：「這個人是不是望我要報答他，是不是也是太奢求了？假如回報不能滿他的意，就是真的回報他可能也滿足不了；不回報，會不會有禍殃及我？」結果起了不好的念頭，就把他給勒死了。所以這個官員救人，反而變成殺害了自己，反過來變成殺了自己的命。這其中雖然有匯集巧合的一些原因，當然也有這個人太凶惡了，然後這個官吏的命運不好造成的。這些姑且不論，但是其中有一個也是很重要的關鍵點，就是他幫助人家還求報，有貪；見人家好，他發牢騷，有瞋；這個貪瞋也是愚痴，一切都是因果，不能抱怨。所以舉這個例子，來勸諫施恩會有求報的人，不要因為這個求報心，而把施恩惠最後搞成給自己招來禍患。這個「德色」二字，確實可以以之為戒。我們接著看，談到善人的果報：

【所謂善人。人皆敬之。】

大家都尊敬他，不只是國人會尊敬他，他這個善澤及所在之處，都會贏得人家的敬重。像師長老人家到了印尼，印尼人說老人家比印尼人還要愛印尼人，所以人皆敬之。李炳南老師他山東人，到了台灣，這些弟子們（台灣人民）都是覺得李炳老比台灣人還愛護台灣人，這都是德厚。

【天道佑之。】

上天會保佑他。當然這個善人的標準，這裡三百八十二頁，『所謂善人』的第二行。善人，首先是非要判斷清楚，而他要去行善，他也要智勇兼盡，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要有勇氣去承擔，不怕人家閒言閒語，不怕困難，慢慢慢慢人我兩忘、仁恕兼行。而且

他的立心用意，待己待人什麼態度？「內而五常百行」，仁義禮智信，還有百行是種種好的品德，「外而事物機宜」，對外就看看因緣，善巧方便去做。這個是善人，最重要是他善心，遇緣他就會盡心盡力去做，上天有好生之德，他就跟上天交感了。

我們剛剛探討了善人應該是什麼心境、怎麼處世，我們來看一個反面的例子，三百八十四頁。明朝江西的鄒子尹，他的行持人家看都是「崇信三寶」，那應該是佛弟子，「勤行百善，凡救人患難、成人好事，雖湯火寒暑，亦所不辭」，很積極去做，「眾以善人稱之」。後來生病去世了，結果到了閻羅王前，他心裡很不服，他覺得他一生做那麼多好事。閻羅王就命官吏把陰間記載他一生的簿（記錄本）拿來，然後打開這個簿子，記的所有的事都有兩個字，「名」跟「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善事，要不載在「名」字下，要不記錄在「利」字下。他好好看了一下，最後慚愧接受了。結果還突然又甦醒過來，告訴身邊的人。為什麼讓他回來？這也是閻羅王慈悲，「為吾遍告人之為善者，宜真誠迫實」，真真誠誠、實實在在去做，「淨掃心地」，就無所求的去付出，不要為名為利。結果過了五天他就走了。

當時候的一個讀書人「唐時曰：予詳知子尹」，他跟他相交甚厚，對他的為人比較清楚。他說，「為人好名或不免」，可能是如此；「至於利，則子尹輕財仗義人也，何以有此？必其居間請託，初念為善事發願」，他去勸大家一起來行善，「比及財物到手」，有一些人家錢財託給他，他「偶有挪用之弊」，一開始他可能想我借用一下，結果後來變成久借沒有還。所以人有時候偏掉，都是在不知不覺當中，警覺性不夠，可能就把自己給賣掉了。其實「名利」二字非常細微。所以為什麼《勸發菩提心文》說，「有罪不懺、有過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多為名利之所夾雜（

好心為什麼會被名利之所夾雜）；雖有善法，復為罪業之所染污」。

。這個為什麼會有名利夾雜？比方我們去做個有意義的事，心裡想，「這樣人家可能會注意到我，可能會覺得我這個人挺好、挺善的，這樣會增加我的威望」，這些都是很細微的好名；利呢，我又沒有在貪一分錢，可是比方，「這次活動公家出錢，還可以住五星級飯店」，稍有這些佔便宜的念頭都是好利。所以要保住自己的功德，真的是要能夠去名聞利養、五欲六塵。接著他說，「子尹勤勞一生」，僅博得這兩個字。所以可見陰間的官員把他「慣上隱微委曲之帳」，因為記下這些名利，很多都是人家看不到的，或者是他自己心念偏頗的地方。

他出來說話，也是替子尹在講一點公道，同時也是遍告所有為善的人，要「無為而為、無所不為，隨機利物者，上也」。所以孟子也有強調，無為才能無所不為。因為我們沒有無為，我們還帶了這些名利心，真正我們有權，真正我們影響力大了，這些習氣還在，後面慢慢慢慢可能就守不住初心了。所以無為的人能放得下這些世間五欲，才能真正很好的幫公家來辦事。「無求報心，救拔苦難眾生，勸人為善，次也」，能達到無為而為、無所不為，這是隨緣妙用，這是上；沒有求報心，救拔苦難眾生，勸人為善，是次。「廣積陰功，求自免三途，又其次也」。「若有一毫為名之意，便是錯了路頭」，就偏掉了，走錯路了。「若有一毫私肥囊橐」，就是中飽私囊，「則入地獄如箭」，箭速度很快，墮到地獄就像箭一樣快，怎麼可以「不懍哉」？這個要深信因果，地獄太苦了！「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山也，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也，則方寸皆割裂」，那種情景都是真正的真相，佛是真語者、實語者，我們得深信。真正相信地獄苦，決定不肯造地獄因。而在公家，甚至在佛門，錢財都是大眾甚至是十方的財，盜十方財是欠十

方，很難很難還，佛菩薩都很難救拔，所以決定不能造這個業。縱使不能貪之外，也不能浪費十方大眾的錢財。所以我們在漢學院，這整個創立漢學院，到很多的這些建築、開銷，都是大眾血汗錢。我們念施主恩，決定省水、省電、省這些資源，然後用功學習，來回報大眾對我們的信任。所以記載這個事例，是希望後面願為善的人能夠明辨，然後好好的、實實在在的來行善。古人蒐集這些資料、例子，也確實是用心良苦。

我們看下面提到善人的果報，『人皆敬之，天道佑之』。三百八十七頁，這是個天道佑之的例子。宋朝的劉安世，他是諫臣，他很勇敢上奏直言朝中這些官員的邪正，而且他強調，論述到章惇是小人，不可以用。可是，一來這個章惇有福報，前世修的，皇上又沒有看對人，結果這個章惇被重用，劉安世就貶得比較遠，而且經歷，「歷山泛海，遷流不一」，很辛苦。當時候劉安世要接這種諫議的官位，他的母親也年紀大了，劉安世就問母親，是不是接受這個官職？因為怕自己接受了，到時候失寵，可能母親還陪著他，太辛苦了。但是他母親不簡單，覺得他為官就要為了整個國家人民，所以好好幹，縱使被貶，我也歡歡喜喜跟著你走。有這樣的母親才有這樣的忠臣，也是因果。而當時候他被流貶，人家都覺得劉安世可能活不了了，但是他卻沒有病殃，到了八十歲，「未嘗一日病」。這個也是孟子講的養浩然之氣的讀書人。而當劉公被貶時，有一個人就逢迎章惇的意思，就說要去殺劉安世。結果他到了劉安世住處，正準備要行事，突然像有東西敲擊他，結果他吐血暴死。這是上天在保護劉安世；而且面對忠臣，這個人還起了這麼惡的念頭，所以招來的果報也非常快速，他福報就折掉了。再來：

【福祿隨之。】

我們歷史當中很有名的，位高權重，但是還能夠是朝廷的常青

樹，後代又很顯旺，是郭子儀。他在安史之亂是最大的功臣，恢復長安、洛陽這兩京，「功蓋唐室，以身繫天下安危三十年，較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就是國家這麼大的中書令官，都是透過他去推舉審核。「富貴壽考、子孫榮顯，為古今所罕匹」，古今為官者很少能夠跟他媲美的。「郭公備福厚祿，以功大德至耳，非倖致也。為善者思之」，不是僥倖得到的，確實是行善積德感召的，『福祿隨之』。

三百八十九頁倒數第二行，「顏淵天於陋巷」，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孔子弟子原憲貧窮，東漢末年范滂被陷害、刑罰，「乃修德而少福祿」。「善德之所在，日月爭光」。舉這些例子，因為我們世間人畢竟他會看眼前的狀況，這些人修德，怎麼沒有福祿現前？接下來講到，善德所在，跟日月同樣光亮，不是一般尋常的福祿可以比擬的。就像「成仁取義之士，所當知也」。我們看文天祥，他後來還是被元朝所殺，但是他也是與日月同輝，後代也很發達。顏回協助孔子承傳道統，他也是成為中國四大家族，孔、孟、顏、曾，他的道德品性，這兩千多年來沒有人不佩服，這也確實是日月爭光，不是一般的福祿可以比的。而且因果通三世，這一世所行善，絕對功不唐捐。

【眾邪遠之。】

這裡有個真實的例子。「明景清」，明朝景清這位讀書人，他要考會試，經過淳化，住在一戶人家，這家的女兒被妖給騷擾了，等於是被妖人障礙、干擾了。景清剛好住他們家，結果晚上這個妖沒有來。後來景清離開，這個妖又來了。這戶人家的女兒就問為什麼？他說就是避開景秀才。這個女兒就告訴她父親，父親就去追景清。景清就用毛筆寫了「景清在此」四字，然後讓他貼在他們家門口，結果這個妖人就沒有再來了。景清「甚忠烈，至今為人所仰」

，人家還是很仰慕他。所以他人不在，只寫了四個字，這四個字裡面有他的磁場、有他的正氣，『眾邪遠之』，不敢靠近，所以天地間確實有磁場存在。

【神靈衛之。】

眾神之靈處處會保護他。我們看宋朝韓琦，這三百九十一頁，他要從成德移鎮中山，到了沙河，忽然在前面的人回來說到，前面有河水暴漲。韓公就命備船渡河。果然波濤如山，結果坐的船都快要翻覆了，所有跟從的人都很惶恐。突然有一個神龍，就是龍王，就在河的上游把洪水攔住，這河水就平定下來。等到韓公渡過去了，這個水就依然還是暴漲得跟之前一樣了，所以真的是『神靈衛之』。而且：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做的任何事必定成功，可以達成成仙、成神的願望。其實一切法從心想生，真的有決心要做，都可以成，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辦」。「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以作佛」，這個是印光祖師給我們的教誨。

剛剛舉的都是歷史人物。我們看老人家的一生，師父上人也是「人皆敬之，天道佑之」，本來只有四十五歲，現在已經九十四歲了。我們真的想到《中庸》說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你看「福祿隨之」，九十一歲的時候，聯合國還幫他設立了一個辦公室「淨空之友社」，能夠在全世界教育科學文化的平台上，弘揚東方儒釋道、西方宗教教育，這是福祿隨之；「眾邪遠之」，老人家在的地方吉祥，這個我們親身陪伴經歷過不少事情，眾邪遠之；老人家都有龍天護法，即是「神靈衛之」，邪的不敢近。像老人家有一次讓弟子在台灣台南一個公墓（這個公墓有很多，是祖先從大陸來到台灣，首先很多是在台南，整個台灣文化，把大陸的文化帶到

台灣，最盛的是台南，所以台南有第一座孔廟那裡的祖先對我們後來台灣的子民也是很有恩德），就在那個公墓做三時繫念。結果整個台南市都下了滂沱的大雨，就是那個公墓，老人家還親自去了，在做三時繫念的時候，其他的地方都下雨，只有這個公墓沒下雨。所以這個都是感應，真心為祖先、為眾生，都會有神靈衛護，「所作必成」。當然緣成熟的，有決心、毅力都能成；緣不成熟，不會強求，但是這分初心、這分利眾的心不會退，要隨緣妙用，不能強求。就像六祖惠能大師，他已經開悟、得衣鉢了，緣不成熟，他在獵人隊藏了十五年，十五年不是短時間。所以真正這些高人、入境界的人，他能洞察因緣去應對進退，不攀緣，但也不退失初心。

『所作必成，神仙可冀』。而這裡我們看三百九十三頁一段開解，《遺教經》，這是佛滅度前講的一部很重要的經，說到，「縱此心者，喪人善事」，我們放縱自己習氣，可能就會破壞人家的善事；而能夠「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我們能很專注，又不退，念佛可以成佛，善事可以成就。然後又說，「汝等比丘」，受戒的出家人比丘，「當勤精進，則事無難者」，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譬如小水長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這是用兩個比喻，一個用水，滴水可以穿石，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而且也告訴我們，什麼事情要恆心，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急不得，也要「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接下來用鑽木取火，假如常常就休息一下，還沒有熱就停止了，那要鑽到什麼時候火才能出得來？所以要把事情做成，必然要專注，不能分心，而且還要有恆心持續，不然會前功盡棄。三百九十四頁，進一步，第二行下面，《四十二章經》又說到，修道之人，「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敵，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所以要做成事情不可

退縮，「或半途而退」，這個是沒有恆心，「或格鬥而死」，就是你也不能在這些境界當中無謂的犧牲掉，也要善於護念自己的身心，護念好，還要護念自己的道心，「或得勝而還」，行百里路半九十，有很多挑戰要克服。所以，「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透過像打仗來譬喻修持的一個狀態，就是要堅勇精進，「不畏前境」，不懼怕境界，然後要「破滅眾魔，而得道果」。最主要的要降伏自己內在的煩惱魔，愈挫愈勇，不計成敗，不顧生死，才能突破得了。所以這一段跟夏蓮居老居士講的，學道的人必須發大勇猛心、立決定志，都是一樣的。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這個比較好了解。『天仙』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得要修『一千三百善』。『地仙』不飢不渴，寒暑不侵，能得到這樣的果報，要立『三百善』。其中有個例子，四百零八頁。就是要積德行善，這是次第下功夫。但次第也不礙圓融，他一念超一劫，這也有可能。就像漢鍾離授丹給呂祖（呂純陽），「點鐵為金，可以濟世」。而呂祖當下就問，它會不會再變回來？漢鍾離說，五百年後會恢復本質。但呂祖就擔心了，這樣就會害五百年後的人，那我不學這個了。「鍾離歎曰：修仙要積三千行、八百功，汝此一言。三千、八百已滿足矣」。意思就是，你這分存心就圓滿了三千、八百。這個也是給我們一個啟示，最重要的是心境到位，而這一分心時時念念起作用，都是積德行善，都是積累功德。

這是「福報」的部分。接下來我們進入甲四「惡報」這部分。第一句：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四百一十頁，《彙編》講，「自此至『死亦及之』」，是詳細

說明「為惡召禍之事」。而這兩句，『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這是總攝提綱，「與『是道則進』二句相反」。苟或非義而動，「動者萌於心」，這個不好的心動了。背理而行，「行者見於事」，這表現在事相上。「太上先以此二句為言，教人於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始，諦審思惟」，善觀己心，「有慄然不可踰越之意」，不能動，動了必遭惡果，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所以這兩句是總綱。非義，義是應該的，非義就是不應該的念頭、行為。這個非義而動，就是對不正當的事動了念頭，「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假如再不遏止，必然會造更重的業；背理而行，就違背道理做事情。

而接下來就是具體談哪一些事情。而接下來講的這些，我們看「乙一」，都是背逆的大惡。這個逆首先是違逆自性，還有違逆倫常，這個業就是比較大。

【以惡為能。】

做了壞事，反而說自己很有能幹，這個就比較顛倒，覺得自己有本事。其實我們想想，在這個物欲橫流，享樂主義、功利主義這麼厲害的時代，真的是『以惡為能』。我們看財、色、名、食、睡，用不正當的手段拿到不義之財，說很有本事、很有謀略，就顛倒了。不守禮，玷污女子，他說叫風流，這個就是「以惡為能」。四百一十二頁就記到，覺得這四個字「乃千萬世大大小小惡人受病之根也，故列於諸惡之首」。

所以剛剛我們講到善人這個部分，怎樣做才是善人？而其中一開始的句子就是講到，「始於是非不謬」，三百八十二頁，「夫善人之實」從那裡開始？是非善惡得要會分辨；不會了，那就變以惡為能了。所以這教理都是互相呼應，一偏了，路就走錯了，就變成受病之根。「人雖極愚，未有甘為惡人者，然亦未有不欲為能人者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能力。「只緣錯認『能』字，所以愈做愈差」，把這個能認識錯了，把作惡認識成有本事、有能力。而一開始，「其始也，曰能人有用，不能人無用；能人有人怕懼，不能受人欺侮。迨其久也，亦自知其為惡」。就是人有時候墮落就不知不覺，一開始還有點覺得不妥，但是就是習氣，人家怕我，代表我有本事，我也不能受人家欺負，講得有點似是而非了。但久了之後，亦自知其為惡，「遂儼然以惡人自居而不諱」，以這個惡的行為自己去做，也不覺得避諱了，然後就開始掩飾，「文之以美名焉」。

「貪者」，貪心的人，他以仗勢欺人、多得人財為能，「而美其名則曰智謀」；「很者（凶狠的人）以強梁刁險、陷人害人為能，而美其名則曰辣手；淫者，以行奸賣俏、誘人妻女為能，而美其名則曰風流；佞者，以逢迎哄騙為能，而美其名曰伶俐；讒者（進讒言的人）以造謠生事為能，而美其名曰口才」。「諸如此類，不可殫述」，真是說不完。「鬥豔爭奇，以此相尚」，這些都是跟善良風俗相違，但是做出來標新立異，又覺得自己很厲害。而且這麼做的人還真的很相信自己有能力，聽聞的人還覺得傳為佳話，甚至於不這麼做的人，有時候還被人家笑沒能力、沒本事，這個風氣就慢慢誤導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為了名利，有時候都不講廉恥了，然後還有人都覺得他們很有本事。而且這些人假如在社會當中，認識他的人又多，就麻煩了，整個風氣都希望一夕致富、一夕成名，不管什麼手段，就麻煩了。所以這個以惡為能，也是給我們很大的啟示、提醒。

四百一十五頁，唐朝魚思嘠，他很會動歪腦筋，腦子也動得很快，都是一些機巧。武后要造一個匱，造一個木盒，然後能夠令人家可以來報一些人家的隱私，工匠都做不出來，魚思嘠做出來了，

武后很高興。結果反而人家就藉由這個工具告他，「在揚州為徐敬業」，這個是起兵要討武則天的，有幫徐敬業「作刀輪，用以衝陣，殺傷官軍甚多」。反而被人家告，後來就被賜死了。因為他的念頭就是要去害人，最後就得到這個果報。

【忍作殘害。】

這個是忍心殘害人或者物。我們說的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我們傷害只要是生命，自己不可能得善報，而這個註解也談了很多。我們看到四百二十一頁，「生日不可殺生」，是「母難」。生日應該是好生，假如殺生來慶祝，那這個不相應了，不宜殺生。「生子不可殺生」，有子你高興，可是你在慶祝自己有孩子，卻殺了其他生靈的孩子。而且這個嬰兒才剛開始就種下殺業，因他而殺，而不求長壽，那不反而是造業害了孩子嗎？也害了自己。喪葬以哀為主，不宜殺生，不然這個罪業有可能亡者還要背負。「祭祀不可殺生」；「祈禳不可殺生」；「許願不可殺生」；「婚姻不可殺生」，你婚姻就是要傳子嗣，要跟這個相應，而不是害生，那不是種下尋仇的惡因了嗎，這不是「聚殺機於閨門之內」？所以婚姻不可殺生。「燕客不可殺生」；「營生」，就是做事業，也「不可殺生」，營生就是為了有福報、賺錢，所以這些都要明理；「奉養不可殺生」；「養病不可殺生」；「謝將不可殺生」；「除夜（除夕夜）不可殺生」。這些種種都可以推演開，做任何事，凡事要跟好生之德相應。「利物利人，修善修福」，這個是《陰騭文》裡面說的，「正直代天行化」，上天就是好生，「慈祥為國救民」。我們看四百二十五頁，「黃魯直頌曰：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眾生跟我們是一體，殺彼養己，豈能自安？「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冷靜想一想，就不應該這樣做。

「許真君」，這是一個真實的例子，「幼喜獵」，年少的時候喜歡打獵，遇到一隻小鹿，他把牠射死了，射了這隻鹿。旁邊有一隻母鹿，就過來舔這個小鹿的傷口，結果沒多久（小鹿）就死了。這個母鹿很悲痛，在那裡跳躍，之後沒多久也死了。結果許真君把牠剖開來，見到這隻鹿的腸都寸斷。就感覺，雖然是動物，牠們也是骨肉之情，他就從此不再打獵射弓了。所以他感嘆，「悲夫！天性之愛，物類亦至此乎。乃去而學道，濟人利物，證仙果」。

我們不只不再傷害生命，從念頭上也斷掉殺的念頭、傷害眾生的念頭，以不惱害眾生來期許自己、鞭策自己。我們不殺，是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斷了惱害眾生的因，未來很可能就是無量壽的果。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